

达人秀

宁海一下岗工人创办海洋生物博物馆—— 黄仁普:螺号声声悦



黄仁普与他的海螺们。

本报记者 陈茸
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

在宁波宁海县强蛟镇的海边上,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渗入周遭的建筑,包括藏在其中的那一片石头模拟的2500平方米广阔海底。

走近,一片1米多长、长得像彬树的海底生物紧紧趴在一块石头上,它竟然是一朵已有100多岁的珊瑚;距今1亿2千万年前的螺化石,个头小小,藏在石缝中间;巨大的海龟标本静止在珊瑚丛中,头微倾,不知道它生前的那刻正在张望着谁?

这片仿生的海底,就是宁海下岗工人黄仁普打造的全省首家仿生海洋生物博物馆,每年接待近10万参观者。而这十年来,他一点一滴收集起近3000件各类海洋生物化石,这些海生生物与他的生命和经历不可分割。

不过,在黄仁普的海底世界里,他最爱的还是贝壳类。“小时候,我们这些海边成长的孩子都喜欢拿着螺听声音,天真地相信里面住着海螺姑娘。”长大后,黄仁普真的在一个个螺里听到了丰富多彩的故事,而故事里也藏着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永恒法则。

……精美的贝壳开始说话了……

一粒卡在鱼肚子上的螺

41岁之前,黄仁普的人生就像他收藏的那颗卡在鱼肚子上的螺一样,伸展不开手脚。

4年的军旅生活,7年的国企生涯后,黄仁普做过社区工作,

开过烟酒店、钟表店,还当过工程车修理员,不过最终,下岗了。

那时的黄仁普觉得,自己是一个没有“运道”的人:居民户口没花头的时候,来了个“农转非”;当兵不吃香的年代,去当了兵;国企要改制的时候,进了国企;街面屋金贵的时候,15米长的临街房屋被拆迁了……

“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,或者说能够做些什么?”直到黄仁普遇到那颗卡在鲨鱼肚子里的螺。

作为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后代,黄仁普与海有着剪不断的情感。所以,无论走到哪里,他总是对海洋里的小生命特别关注。

一次,黄仁普听说舟山有人收藏了一种奇特的螺,寄生在鲨鱼肚子里,靠吃鲨鱼碎石、毒物为生,它与鲨鱼相生相伴,只有等鲨鱼死掉之后才能出来。他顶着好奇,赶过去一开眼界,只见这种螺其貌不扬,外壳却坚硬非常,仿佛藏着一股强大的生命力。

“这种螺的生存环境很差,可他们没有放弃生长。”黄仁普一下子开窍了,哪怕再难,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恰巧,2003年中国渔村在象山皇城沙滩建成,他的机会来了。他请来专业的设计师,建造了当时华东地区最大、全国数一数二的贝壳中心,转行卖起了琳琅满目的贝壳。

一粒百万年前灭绝的螺

黄仁普收藏了一颗珍贵的螺,叫“龙宫翁戎螺”,直径21厘米,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的龙

宫翁戎螺。扁扁的身材,很像童话里海龙王的宫殿。

不过,它的身世更传奇,早在5.7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了,曾一度被认为早在数百万年前就灭绝了。而与海洋接触得越多,黄仁普的感慨越深,海洋藏着无数秘密,就像这种螺,生长在南中国海、台湾岛东北部、日本海80米至200米深海底的礁石缝中,捕捞比较困难,所以一度被认为早已灭绝。直到18世纪末,潜水技术快速发展,各国生物学家才先后在西印度群岛、印尼、日本、南非及中美洲海域找到过10余种“翁戎螺”活体。

黄仁普手中的这只龙宫翁戎螺,就是玉环渔民在台湾海域附近捕捞到的,他在一个渔民手中买了下来。

有一年,在南日群岛一个远海的小岛上,有渔民提供了一条信息:“那里的螺多呵,好像在‘开会’!”黄仁普急急赶过去。好不容易等到退潮,他果真看到各种各样的螺像在聚会,心中大喜,扑通一声跳下去,摸了一大摞贝壳。

“最‘上算’的,是两条1米余长的象牙管螺,因别人不识货而无人问津。最名贵的收藏,是那一段真正的红珊瑚,和原菲律宾领导人赠中国领导人的国礼一模一样,国礼现存于北京自然博物馆……”说起那些与海洋生物的故事,黄仁普的话停不下来。

一粒宝螺的“黄仁普猜想”

在黄仁普的博物馆里有一种宝螺,原先国际市场上的价格

是1万元至2万元,且只产于南海。不过,2010年,市场价突然跌到了几百元。

黄仁普细心调查,东海中突然频频出没这种螺,因此压低了市场价。他深入研究,悟出这是气候变暖,原产于热带海洋的宝螺北移的缘故。一篇论文诞生,发表在中科院湿地博物馆的刊物上。

“如果说10年前,我只是被海洋生物的外观所吸引,那今天,我越来越被它们的内容所牵引。”黄仁普这样说。过去有一篇名作叫《歌德巴赫猜想》,黄仁普跟海洋生物打了这么多年交道,他也有自己的“黄仁普猜想”。

“我的父亲死于癌症,我就一直在大胆设想,当从陆地生物中提取的药物,不能完全攻克癌症的时候,我们能不能把目光移到海洋生物上呢?”黄仁普预测。

当然,猜想不是胡乱的,黄仁普拿出了一系列的充分依据。他认为,过去中药以陆地生物为主,不是说海洋生物就没用,而是因为限于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,海中生物获取太难。而现在已经有提取自海洋生物的成功药品,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深海鱼油。

“我不是想想而已,而是一直在做实质性的准备,比如到上海中医药大学查阅资料,到青海塔尔寺医院探讨红珊瑚的药用价值等。”黄仁普说,现在他的资料已收集得差不多了,如果资金足够,他的“中医中药与海洋药物博物馆”就会筹备开张。

创富记

余雪林:打造四季果园

本报记者 李茸
区委报道组 吴怡之 沈鑫

投身农业才5年,余雪林却一手打造了拥有几十个品种瓜果蔬菜的农业园区。红心火龙果、新疆哈密瓜、播一次采三次的茄子……嘉兴秀洲区洪合镇泾桥村的泾桥现代农业园区里,总有让你大吃一惊的存在。一年365天,天天都有好果蔬。

各地淘,肥料全精选

大棚里,各式各样的小番茄,紫的、黄的、圆的、尖的。余雪林介绍,今年种了13个品种的小番茄。“出道晚,跟在人家后面机会少,只能另辟蹊径,找些新品种。”50岁的余雪林笑称自己小学没毕业,是土生土长的农民,2009年将经营的企业关闭,一心扑在了农业上,从新手到专家,农业园区也从200多亩扩大到了现在的近500亩,并渐渐打响了名气。

这些新品,可都是余雪林从全国各地“淘”来的。余雪林并没有请专业人士来帮忙,一方面,他觉得自己这小小的园区留不住人才,而另一方面,他自己特别爱种地,于是从选种、育苗、植保、田间管理到采摘都亲力亲为。

“去年,刚通过朋友从法国引种了一亩甜椒,今年种了80亩。那些有机花菜、甘蓝也都是别人介绍的。”他说,幸好做农业以来,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和专家,帮了他大忙。

有好种子,种植也要更讲究,余雪林盯上了肥料。他说自己用的是小龙虾腐殖后的富含多种元素的精品肥料,价格很高。“钾元素对甜度影响大,而且能影响果皮的色泽、亮度,因此结果期的肥料中钾元素含量要求高。而苗期,氮元素含量要求高,有利于瓜果生长。”说起肥料,余雪林头头是道。

陈淑芳:乐当乡村兽医

本报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孙建军

挺秀的鼻子上架着眼镜,文弱书卷气……这是陈淑芳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这样的陈淑芳天天奔走于猪圈鸡舍,不坐办公室,不穿漂亮衣服,因为她是象山的畜牧兽医。1987年金华农校毕业以来,陈淑芳一直从事畜牧兽医工作,至今已27年。她靠自学先后获得畜牧系大专文凭、兽医专业硕士、博士学位,一身好医术让养殖户赞不绝口。

8月24日一早,在象山县塘头镇合心村见到陈淑芳时,她正给村民李跃钢圈养的猪看病,陈淑芳询问病情后,得知近期有十几头猪有拉稀不吃食的症状,二话不说便跨过了栅栏进了猪圈,蹲下来仔细察看猪猪的肤色、毛的色泽,接下来又翻了翻猪的眼睑。“没事儿,是天气太热才导致拉肚子,打消炎针就可以了。”陈淑芳给出了诊断结果,整个诊断过程不超过两分钟。随后她麻利地配好药,手里拿着注射器,嘴里衔着止血钳,在圈里随着生猪走动,瞅准机会注射了药剂。

“这种注射器比较粗,而猪的皮厚实,推的时候要用力。”记者注意到,陈淑芳右手虎口上结出了厚厚的硬茧,还有好几处针刺留下的伤疤。

“我这个小猪场能发展起来全仗着陈师傅呢!”李跃钢说,“我们村上的人都信陈师傅,她经手看的猪,总是好得快,花钱也少。”

象山是宁波市首屈一指的养殖大县,畜禽养殖量大。陈淑芳现在担任象山畜牧兽医总站站长,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。

“只要养殖户一有需求,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,我会立马动身。”陈淑芳说,有一次凌晨1时,她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,一名养殖户焦急地求助,原来是家里的母猪难产。她顾不得洗漱立即驱车出发,赶到农户家诊断病情后,救活了母猪,抢救出10个小猪仔。这一低头一抬头,

晒一晒,菜场粉丝团

“他可厉害了。”随行的洪合镇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讲了个故事。去年,镇里举行甜瓜品鉴会,当时各家农业园区、种植大户的10多个甜瓜放在一起,余雪林边看边品,把各家甜瓜的缺点、原因都点评了一番,一针见血,让大家惊叹不已。

“销售都是我家人在负责,我只管种。”话虽如此,但在余雪林看来,做农业应该是纯市场导向,销量好不好是标准。让余雪林高兴的是,在嘉兴的菜场、蔬果批发市场,都能看到“泾桥”的影子。

在嘉兴市区洪波路菜场,记者找到了余雪林的妻妹吴建英。和其他摊位不同,吴建英的摊位上摆的蔬果品种很少,5个脸盆里放着5种小番茄,价格都不同,青色的甜椒、紫色的茄子和绿色苦瓜也放得稀稀拉拉,并没有打出“泾桥”字样。但记者观察后发现,来这里购买的都是铁杆“粉丝”。

市民翟伟旭骑着车匆匆忙忙赶来,直接冲到摊位前,张口就问:“上次很好吃的草莓还有吗?我儿子很喜欢。”“没有了,要么试试番茄啊,12元一斤。”吴建英回答。于是,翟伟旭果断地拎走了2斤番茄,还不忘提醒:“这些吃完了再来买,记得给我留点。”这么一个小小的摊位,只说番茄,一天就能卖掉300斤。

吴建英说,这个摊位已经有了固定的“粉丝群”,不少人都从城里的另一头赶来,来的晚了也就没有了。而全家人现在都在忙销售,人手还是不够。她自己每天一早从园区来市区,5时多就要摆好摊位,一直到天黑菜场关门才能回去。

而余雪林的女儿也在帮着爸爸卖菜,将园区的蔬菜、水果送到各单位的食堂。老爸的蔬菜销路这么好,年轻的女儿想适时试水开网店,

忙活到天亮。

陈淑芳说,自从成为一名兽医之后,生活便一直处于忙碌状态,看病,出具检疫证明,周而复始。

“我们有责任让养殖风险降至最低。”2014年的一天,陈淑芳出诊泗洲头镇肖胡村时,村民肖灵芳正哭得伤心。一问才知,原来她饲养的几百羽即将出栏的鸡一夜之间全部病死,损失惨重。回到家里,陈淑芳辗转反侧难以入眠,在与丈夫商量后,拿出1万元钱,托人从金华买来10头优质大长母猪送给肖灵芳,并且三天两头跑去指导。肖灵芳虽言语含混不清,却在栏舍上歪歪斜斜写上了“陈师傅好人”几个字。看着肖灵芳的养猪场经济效益越来越好,陈淑芳十分欣慰。

在这个属于男人的行业里,陈淑芳凭借胆大心细的工作态度和无微不至的爱心,赢得了养殖户的一致认可。“看看他们发来的短信,再苦再累也值了。”她打开手机,一条条短信,温暖人心:“淑芳姐,你在后面支持我,帮助我,我们全家都有勇气重新振作好好生活下去。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谢谢你!”——这是大年三十深夜时分,陈淑芳从卢昌会猪场出诊归来,新年的钟声响起时,收到的一段发自肺腑的感恩。

“三八妇女节这美好的日子,你应该在家陪女儿和先生,而你却带着同事帮我卖猪,连一顿饭也没有吃,谢谢你们,你们辛苦了。”——这是禽流感来袭时,陈淑芳带着全站工作人员在菜市场、广场帮助养殖户义务售卖“爱心鸡”之后收到的一份真诚谢意。

“你有多次改行和调动的机会,放着清闲的办公室不坐,漂亮的衣裳不能穿,宁愿围着臭气熏天的猪圈、鸡场转,图啥呢?”记者忍不住问陈淑芳。

“兽医这行业,我喜欢。”她淡淡地说,“听到猪欢鸡鸣,是一件快乐的事情;看到养殖户脸上的笑容,我心里就踏实……”

庆元农家乐求解医疗服务短缺难题——

告老还村难几许

本报记者 滕昶 县委报道组 陈传敏

初秋的午后,庆元县海拔1000米的百山祖景区内,凉风习习。优越的环境让这里备受关注,从入夏开始,城里的老人一拨接着一拨地住进了景区周边的农家乐。

吴小英是当地“百山人家”农家乐的老板。相较于年轻人,吴小英更偏爱到这里来避暑的老年客人。老人们喜欢坐在茶台边,和吴小英聊天。对她来说,来到农家乐的老人们不像是客人,更像是她的家人。到了中午,愿意搭伙的老人,就和吴小英一家围在一起吃饭。

村里人吃饭,总喜欢在桌中间放一个锅仔。卡式炉里的小火一直燃着,锅里的汤也就一直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着。城里的老人们乐得分享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,而吴小英所拥有的农村记忆,其实也是大部分老人都有过的共同回忆。

吴奶奶和老伴就是吴小英的

“粉丝”之一。他们平时住在龙泉市区,去年夏天,两人在这里一共住了94天。吴奶奶说,住在城里时,尽管就在家人身边,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孤单。吴奶奶的儿子经常在外做生意,一个月也不能见到儿子几面。

吴奶奶一开始害怕自己待不住,但去年的经历告诉她,自己与当地人的相处很融洽。早上,吴小英会开着车带着老人们一起到菜场买菜。吴奶奶甚至会帮着吴小英和菜贩讨价还价。

看着老人们习惯于农家乐的生活,吴小英也松了口气。她对“百山人家”有一个终极理想,希望这里能成为一个老年版的“青年旅社”。

当然,吴小英也有顾虑和担忧。比如,路途遥远——从杭州到庆元需要近6个小时,从庆元县城到百山祖,还要乘近1小时的车;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医疗服务的缺少,有的子女将老人送到吴小英这里来时,也曾旁敲侧击地打听附近的医

疗机构,连她自己都说:“年纪太大的老人,我们真的不敢接。”

对于这样的答案,城里的子女不免担忧。对“吴小英”们来说,也免不了会一阵尴尬。“那么,让老人先住两天,我们到时候再过来看看吧。”子女们说。

最终,大部分老人在吴小英的农家乐里,住十天半个月,就回家了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城里游客自驾来到黄皮村,一些游客对这里的黄泥房情有独钟。

黄皮村村委主任吴礼银也想趁势发展农家乐,把黄皮村打造成度假、养老胜地。作为村委主任,吴礼银有更多的余地来解决村里医疗资源落后的窘境。“我们会在村里

安排一位专职护理人员,帮老人解决日常的医疗服务,比如配药、量血压。”吴礼银说。

今年5月,庆元县举办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生态休闲养生养老论坛。据悉,浙江元峰养生有限公司正准备在庆元县打造一座耗资15亿元的国际养生旅游度假区。

“医疗条件肯定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!”项目负责人黄春晓正在和浙江的知名医院联系合作事宜,甚至在规划中专门设置了直升机停机坪,“对于高端客户群体,我们可以用直升机接送。”

【后记】高端的国际养生度假村,并不能覆盖整个庆元,到庆元养生避暑的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也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更广泛的医疗需求,需要像吴小英这样的农家乐经营主从最基础的医疗服务来填补,也需要像黄皮村这样的农家乐聚集的山村从宏观上统筹,才能走出“告老还乡难几许”的疑虑。



奔走在城市,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